孟鄰堂文鈔

先生四世清華一家先後入翰林者凡七人先生獨以經史之學迪前昌後海內推文獻者必曰先生珪生也晚遝館時先生已登大年不獲親炙其光輝幸從長君二思先生稱後進同官講讀得其緒論心嚮往之而未窺其全集

也今年春先生之孫觀察君自鳳陽守擢荆宜監司瀕行出所藏孟鄰堂文鈔示予請爲序曰將以授梓

珪乃得盡讀先生之文見其與館閣諸公辯論史志侃侃不阿與齊次風先生論周禮貫串精覈及經考史論數十篇皆卓然據涌正

出非本原深厚焉能亹亹汩汩沛乎若決江河而東注也惠帝論言宦寺之既易儲論辨忠肅之不諫尤具知人論世之識可為作史者法其他旌淑闡幽之作皆徵實可傳然則先生之學其不愧古之立言者歟豈徒以鞶帨蟲篆之詞為

世禪雕龍者誇其焜耀哉

乾隆五十九年五月初八日芷種

節館後進大興朱珪謹序

吾郡之以古文名者自唐襄文後如邵子湘董文友諸君繼起不乏而近時耳熟而心儀尤在農先先生與蔣東委先生兩家之作讀孟居文旣於乾隆戊申序之矣而孟鄰堂文則數十年來未得一讀耿耿至今今春先生曾孫通守魯生函其全帙從浙中寄示且索弁言因留案頭詳爲讐勘然後歎先生之學之於經史深也先生於易詩書春秋三禮多所譔述而雅不好周禮以爲國家之病莫甚於好貨是書天官地官之屬以掌貨財爲職幾於無地不賦無物不貢無人不征疑出於文種李悝吳起申不害之徒故王

莽用之而一敗王安石用之而再敗嘗與齊侍郎召南論周禮往復十餘書不倦於史則有明一代尤爲貫弗其論惠帝也謂燕王之反與漢七國類而不類明祖於年盛諸王分之以茅土命之以節制賜之以衛士給之以甲兵及其既崩人人有帝制自爲之意則靖難之師咎不在惠帝并不必罪燕王直洪武中練軍將兵之制誤之又皇親國戚法司毋得擅逮終明之世親王有事祇遣內官則內官逮燕王同謀亦非惠帝之過也太宗實錄言帝倚信閹豎說非無自然中官出使暴横因帝懲之遂密藏燕王許爲內應

促其引兵南下宦官之橫洪武時已然特明祖法嚴
而能斷故不敢甚肆惠帝寬斯禍結不解燕王以其
忠於已也益加委任子孫奉爲成憲雖偶有誅譴而
威柄旣遷不可復收馴至於亡而後已況文皇淸宮
內官多誅死唯得罪於帝者留則誅死內官必皆不
貳心者又謂帝文武諸臣未可輕議實錄多史臣粉
飾之辭其論英宗景帝也謂景帝英明非比子圉忠
肅之忠過於呂郤若景帝如王直言卑辭厚禮遣使
請和則徒博迎復之虛名必受議和之實禍又謂林
聰盛暴將言朝賀事葉盛云今上孝友上皇盛德兩

宮怗然安靜若益以言恐涉衆易疑無中生有若從盛言豈有奪門之禍於奪門則以祝允明蘇材小纂爲謬而深辨錮南宮之誣至於易儲之說世多深咎忠肅不知人主骨肉之間豈臣子能預從諫如漢高而欲廢惠帝立趙王大臣諫諍不能得留侯亦僅以計沮之耳漢景廢栗太子爲臨江王竇嬰以太后從子爲之傅數爭亦不聽惠帝趙王皆漢高子臨江武帝皆漢景子尙溺情廢立矧懷獻爲景帝子憲宗爲景帝兄子乎忠肅雖號得君所言亦有不盡從者況東宮之廢立乎其不爲苟同而論務持平如此自餘

諸文必皆準乎事理然後立言可以信今而傳後蓋邵董規仿古人或未盡離棄曰先生則空所依傍辭必已出蔣氏雖治孟子但取其法度周密先生治經則必究其是非得失豈不卓然爲吾郡之文之冠哉

懷玉不敏老而且病幸能卒業是編遂不辭爲之序并采其畧著於篇通守其速昇剞劂以竟前人未竟之志且使學者勿漫讀經史而遽思操管也嘉慶二十三年九月同里後學趙懷玉力疾拜序

孟鄰堂文鈔目次

武進楊　椿農先氏著　　曾孫曾生校字

卷之一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六

卷之七

卷之九

卷之十二

孟鄰堂文鈔目

孟鄰堂文鈔卷之一

武進楊　椿農先氏著　　曾孫魯生校字

奉

旨恭擬雍正

寶座銘　限一百字

皇矣

聖祖繼天立極蕩蕩巍巍君師之則伊余承序夙夜兢兢仰惟謨烈昭垂日星孰爾易泄孰遠易忘宏綱曷舉衆目曷張民協于中何以制之天休滋至何由致之

聖祖在上四方在下一日萬幾敢逸敢暇尙其勉之
寅畏作所以保我赤子以纘我
宗緒

奉
旨恭擬

聖諭廣訓
重農桑以足衣食　限字六百外六百五十內
朕聞養民之本在於衣食農桑者衣食所由出也虞
書咨十有二牧食哉惟時箕子陳洪範次三曰農用
八政蓋未有足衣食而不先重農桑者也周禮大司

徒辨五物而施其教職方氏掌天下之圖紀九州之穀其於五種尤詳是薄海內外無不可耕之土特其所宜異耳禹貢六州俱篚織絲冀梁雍三州無之今考文王治岐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秦漢之際燕代田畜而事蠶三國時成都錦獨妙魏市於蜀吳亦資焉則知三州無篚蓋雍梁有織皮冀州不用貢耳非桑有宜有不宜也班固食貨志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還廬樹桑春將出民平旦里胥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

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而同巧拙四十五日
者一月中又得夜半爲十五日也其重如此其衣食
未有不足者矣鼂錯云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
不製衣則寒賈誼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
或受之寒華覈云吏士之家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
二通令戶有一女十萬戶則十萬人織績一歲一
束則十萬束矣高允云方一里爲田三頃七十畝百
里則田三萬七千頃勤之畝益三升不勤畝損三升
方百里損益之率爲粟二百二十二萬斛使天下之
農盡明高允之言則其耕必力而農可以有餘粟桑

者盡明華覈之言則其織必勤而女可以有餘帛農
有餘粟女有餘帛又安有飢寒之患如鼂賈所慮者
乎朕閱耐旱之稻出自占城木棉之種來於天竺皆
上古所無後世始得之者此又可備農桑之用廣衣
食之源者也朕侍
皇考聖祖仁皇帝之日久見我
皇考留心民事
敕諭諄諄常刊耕織圖頒行中外所以敦本阜民者
甚至朕承丕緒夙夜乾乾仰惟
聖諭不敢不遵民依不可不急是用特爲詮解布之

天下凡爾閭閻其敬聽之毋忽

南巡雅

臣椿頓首頓首上言伏惟

皇帝陛下即位四十四年東巡烏喇西幸甘寧南至

會稽北過瀚海今復相度河工五臨吳會葢自詩書

所載虞周以來濬川爾河之盛未有勤於

陛下者矣臣謹按虞書教胄子詩言志禮記天子巡

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臣國子監生也世受

國恩末由報稱茲當

陛下南巡三吳多士踴躍鼓舞著爲聲詩以歌詠

陛下功德臣誠不才筆墨之事竊亦嘗有志焉謹不揣固陋爲

南巡雅十章雖辭義淺薄不敢附詩人之後然情事顯切亦足當夏時一遊一豫之諺焉爾臣椿謹拜手稽首以獻

春風融融春水溶溶

皇于時邁以乘六龍豈不好自逸曰田功是卽夙夜懂于心其敢于于釋

帝謂公卿及爾庶士無擾我蚳我蚳我子戒其卒曹以戢爾寮以長我稷黍以安我機杼

烝徒薿薿紼纚有綺既鼓迺楫于汶于濟禾麥芬芬

婦子欣欣東作穰穰

皇心式獎

瞻彼飛鴻亦集于澤昔爾播遷誰從奠爾宅無曰今

安矣以忘厥先僶僶業業庶無有役艱

湖水泚泚其直如駛河水洋洋其流孔長

帝敷下土方既謹既詳區晝既臧俾民卒寧

民既寧矣

聖謨孔彰曰疏而疏曰防而防相其淺深度其土疆

俾萬有千歲河伯以無害

迺翼迺匡迺憩于揚金山蒼蒼江水湯湯望

君之來疇不懷哉

君旣來止民心載喜

人亦有言終南紀堂以彼列辟侑詠于章亹亹

天子覆育煦嫗不矜其容有藹其語

有藹其語以惠下民民之見之如歲斯春喈喈鳥鳴

萋萋草萌凡有蠕動無不效情

君子之德日用飲食先此九州御于四極相彼泮林

載好其音作此雅詩以比衢吟

平青海雅

皇帝嗣撫疆大歷服爲億兆生民主四方萬國罔不率從元年夏六月青海羅卜藏丹金與其黨阿立布坦吹喇克納木齊等逆命西陲

皇帝遣侍郎常壽前往諭之將軍岳鍾琪軍西寧以俟冬十一月丹金犯我南北川又犯我鎮寧堡我兵三敗之降其衆數百萬明年春二月壬子鍾琪奉

皇帝旨引兵出塞丙寅至柴打木俘丹金母及逆黨以下萬餘人盡獲其車輜畜産丹金從五六人衵衣遠遁青海遂平三月乙亥朔鍾琪班師越五日己卯捷聞　臣聞之詩出車美西伐也四章曰昔我往矣黍

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夫黍華而往雨雪而歸
昔人尙歌之以爲盛事今我
皇帝不十五日蕩平青海用武之神視古殆百過之
誠宜播諸聲詩丕顯無前之偉烈臣椿不自揆恭撰
平青海雅八章謹拜手稽首以獻
於赫我
皇惠茲西海命將徂征桓桓其旅爰造于祖爰宜于
社右之左之無不共者
皇謂帥臣汝師于邊式和爾軍以徠遠人甘松高高
洮水滔滔我撫我招我弓是櫜

弓既彝只彼昬卒狂奮其鴟張輕蹈我疆勝之兩川師武之力師武之力惟

皇之德

皇德彰只我武孔揚青海茫茫我

天子是疆乃震乃懾乃伐乃克我敵則劉我降伊釋其降既多或詠或歌攜厥耆耈稺負娑娑煦之育之

天子輯之百萬之衆一朝納之

烏蘭之西噶斯之北是巢是窟是傾是踣同惡磔裂厄寧執紲賊遠遁逃潛踪域滅青海番人謂母為厄寧

皇師奏凱三月之朔自我出師月哉生霸我行未久

我功聿多我功既多
天子攸嘉
天子嘉只曰
仁考所貽
仁考貽只予一人是綏乃爵乃賞乃告厥成薦諸郊
廟慶我太平

耤田頌

雍正二年二月癸亥
皇帝耕於耤田用四推之禮是日也天地和同風清
日明王公卿士百吏庶氓僉曰休哉我

皇躬執耒耜以先天下復度越往古加三推爲四甚
盛典也臣謹按古太平之時天子親耕以勸農業其
臣述而歌之周頌載芟之篇是也臣職在侍從敬撰
耤田詩一章以道我
皇上務本重農誠敬仁孝之至意詩曰
我
皇受命撫茲九有煦育羣生民恬物阜歲在執徐二
月初吉
皇念民依是勤是恤乃擇元辰稅于郊所用牲于壇
靈祇承宇八音既諧三獻既虔

皇忱既格𢡟于耤田厥田維何維禹之績有稻有黍有菽有稷
皇既至只山龍玉佩京尹進鞭司農奉耒彩旗揚只糾笠從只應律禾詞鍓玉鳴只
皇秉厥耒犂時千耦四返四推葢未嘗有在昔賢君陳詩左右未若我
皇躬循隴畝亦有令辟一撥旋止未若我
皇三推耒已曠古鉅典
皇克行之三農九穀
皇克生之

皇殫仁孝致于郊廟
皇殫誠敬以教百姓雨暘時若庶彙豐登嘉禾華黍
天瑞之徵願
皇萬年與天無極永保斯民久久無斁
詣學頌
上在位二年三月乙亥朔親詣太學行釋奠之禮命
祭酒司業坐講大學尚書於彝倫堂
上親臨聽焉既講進諸生而諭之明道術崇化源也
臣椿伏思詩大雅文王有聲曰鎬京辟廱自西自東
自南自北無思不服魯頌泮水曰既作泮宮淮夷攸

服蹻蹻虎臣在泮獻馘明乎在辟廱行禮則四方無
不歸服而淮夷感化皆修泮宮之所致也今
上禮成太學而西戎羅卜藏丹金阿拉布坦鄂毋布
之屬相次削平捷書數日之間踵至 臣椿謹倣古為
四言詩一章拜手稽首以獻

我
皇在位二載之春爰
詔有司大昕鼓徵乃莅于阼乃登于堂乃吹乃蕭乃
祼乃將乃進諸生立于階下論道橫經聽無譁者念
昔至聖為萬世師追王五代于禮則宜惟彼儒先六

經羽翼祀典無文應秩靡忒載祠其先載爵其子祠
有崇聖爵以博士侁侁諸生孔庶孔繁斂厥才藝進
其德言斂之進之惟
皇以之藹藹吉人惟
皇使之尙靡者退務實者庸去彼浮僞成此淳龐淳
龐成只風俗同只先哲崇只大道隆只爰有西戎未
卽于敘負其退險敢于予距帥臣將威敗之漠北絕
塞而還以捷音告捷音來告文命誕敷文命誕敷如
鼓與桴 小臣 稽首導揚
皇德作此頌詩以配史克

七政同宫頌

我

皇受天景命德洽萬方茲者雍正三年二月己巳朔越翼日庚午日月五星會於營室之次娵訾之宫葢海宇昇平上下同心朝野一體之所致也我

皇讓弗受賀命告

景陵敕諭羣臣愼終如始純孝之思至誠之念昭格寓內臣竊聞周易云有大而能謙必豫我

皇德盛禮恭不以天瑞自居并云不敢自謙將上天申佑異瑞殊祥必有滋至而疊應者焉臣不勝懽忭

謹拜手稽首而爲之頌頌曰

二曜之英五行之精於燦其光以會於一方以瑞我

聖皇我

皇穆穆克讓克孝曰此瑞自天

聖祖所召貽我後人有此嘉祉余一人敢專惠我赤

子爰告卿士及爾御事爾愼爾勤爾誠斯務以凝我

庶績以逗我天祜孰瑞不矜惟我

皇兢兢孰安匪逸惟我

皇翼翼讓德于

親錫福于民凡百有位施教申申唯其敎之天心篤

之道洽祥臻于符告之 小臣 載筆文字是職作此頌

詩永示無極

河清頌

惟雍正四年冬十二月丙寅黃河自韓城以下至於

桃源三千餘里間澄清者一月越明年正月河臣齊

蘇勒嵇曾筠相繼以聞朝臣進表稱賀

皇帝若曰天貺朕躬惠以祉福皆

聖祖仁皇帝默佑所致朕事天如事親尙與爾諸臣

一德一心以固天寵羣臣踴躍悚惕拜手稽首以退

臣椿謹伏而思之河者四瀆之宗上應天漢千年一

清聖人之大瑞也

皇帝宵旰勵精勤求治理故天降嘉祥不一而足今

又錫茲殊瑞不以爲喜而乃以爲懼

皇帝受寵若驚嚴恭寅畏度越古帝王遠甚臣 敬備

書其事爲頌詩一章頌曰

河源星宿其來萬里浩浩黃流莫知其涘遇大聖人

湛然而清千載一見爲治世徵惟我

皇帝天縱之聖主敬存誠有感斯應天眷

皇帝洞察物理細大陳前靡不有紀天錫

皇帝河水瑩澈激濁揚清宣昭濬哲天眷

皇帝一道同風普施德教南朔西東天錫
皇帝河水波澄六合承流咸化潔淸羣臣稽首
皇帝萬壽嘉瑞臻茲古未嘗有
皇帝曰咨朕心惕然敢曰貞符或怠以般
聖祖在上陟降左右厥臨孔明我實我副惟實之副
斯天庥之彰耀于千齡永永不忘
皇太后六旬萬壽頌
皇帝臨位十有六年海宇昇平人民安樂其冬十有
一月二十有五日恭逢
聖母太后六旬萬壽中外臣民踴躍歡欣詣

闕朝賀者以萬億計臣㱔備員
禁近今幸隨耆老後際茲盛典不揣固陋謹倣古爲
頌詩一章以道羣臣百姓齊願我
皇太后受天之祜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
之意臣椿誠懽誠忭敬拜手稽首以獻
天啟
聖母篤生我
皇誕膺茀祿俾熾俾昌我
皇亹亹覆育煦嫗民欲民求是給是與民飽而翔䙶
之如傷民煖而適念之弗釋僉曰樂哉我

皇丕冒

皇曰俞哉

聖母攸敎

聖母在宮內治雝雝維玆赤子時釐于吏矧余一人

贊前之事敢不孜孜以承

親志內自邦畿外訖蠻貊十六年來風敦俗格爰啟

銅龍問安視膳入奉起居出侍游宴婉容愉色藹藹

承歡八珍六飲備極旨甘今茲至月欣逢

慈壽甲子初周陽春斯又黼黻高張光華雲日九奏

充庭鏘喤純繹小大稽首肅肅濟濟進萬年觴以介

毖祉在昔太任文王之母維德之行邦國斯受亦越
太姒徽音是嗣有命自天綏以福履惟我
聖母與任姒合德惟我
聖皇文武以爲式璇闈燕喜孝思惟則願萬有千歲
眉壽無有極

天保九如頌

上御極之三年天不愛道地不愛寶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歲十一月館師某先生以天保九如頌命某賦之某謹按天保之詩下報上也其言福祿之畢厚壽考之無疆並之於日月擬之於山川比之

於松栢可謂盛矣第四章曰吉蠲爲饎是用孝享禴
祠蒸嘗于公先王第五章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
黎百姓徧爲爾德葢推仁孝之美明福所由致也
皇帝受天景命郊社必親宗廟四時之祭必誠必敬
歲謁
景陵感泣悲涕孺慕之忱三年如一日也軫恤民隱
蠲賑四方動以數十萬計哀矜庶獄遴選刑官惟恐
匹夫匹婦不獲其所用能協和神人天休滋至馨宜
戩穀誠有如詩所云而某道盛德之形容歸美以報
其上者亦庶幾詩人之萬一云爾頌曰

惟天隆隆厥視孔明惟天高高厥聞孔昭惟孝惟仁

天人之交以通我

皇克孝假于郊廟致敬存誠僾焉色笑我

皇克仁惠我黎烝施舍已責任德緩刑天眷

皇孝錫以緐祉不益而崇不疏而瀰緐祉之攸被天

眷

皇仁命之純嘏不傾而平不偏而溥純嘏之攸聚嘏

既純矣祉既緐矣惟此九如自天申矣 小臣 稽首頌

皇之祜願

皇萬年與天齊壽

途次見聞摺子

臣蒙
恩遣往陜西四川祭告岳瀆請
訓之時面奉
諭旨途中聞見有關吏治民生者直陳無隱臣今事
竣還京所有見聞敬一一爲我
皇上言之
臣聞樹桑之制詳於孟子七十衣帛著於禮經四川
成都等府紡織頗盛第製作華侈非民間日用所宜
山西澤潞絳諸州府亦然直隸陜西則紡織甚少即

有亦不視爲急務臣　思禹貢九州惟冀雍梁三州不篚織絲疑非地土所宜然豳詩蠶月條桑八月載績魏詩十畝之間桑者閒閒周禮職方氏正北曰并州其利布帛諸葛亮自表成都有桑八百株子弟衣有餘饒皆在今陜西四川直隸山西之境卽古冀雍梁三州也是知禹貢三州無篚以雍梁有織皮冀州不用貢耳非桑有宜有不宜也漢崔寔爲五原太守其俗不知緝績冬月無衣積細草臥其中寔賣儲峙詣雁門廣武迎織師敎民紡績織紝練縕民得以免寒若松江府舊無棱布明萬歷間廣東老婦敎之遂以

成俗夫五原今河外地越老婦至無能耳紡織之益尚皆如此況禹貢九州之域加以有司訓教利自十倍於前　臣　請

敕下直省督撫通行州縣有能紡織者無務華靡無益之飾不能者官發紡織之具迎善織者爲之師不三五年民自勤於紡織而布帛可以有餘

黃河水勢東西莫定河灘地畝坍漲靡常每有昨本爲河而忽焉塡淤亦有今方耕種而水至成河不可爲閭閻之恆產卽不能充州縣之正供　臣　自山西永濟縣渡河至陝西潼關縣聞瀕河地方向因蒲朝爭

界遣員踏看不論地形高下一總升科今二省並水之民完納不前每多賠累徒有增額之名未獲升科之實伏乞
敕下山陝督撫逐一勘明其實在高地不虞淹沒者照舊升科若低窪之區請將所增糧額永行豁免
臣見今之議錢法者皆曰銅少臣愚以爲銅少之故由於下洋太多而僉謂銅有藉於外洋是大不然臣考三代以來錢之多莫過於漢史言元狩前都內錢貫朽而不可校初元永光間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王侯將相與庶之

家富至鉅萬千萬或數百萬或數十萬皆錢也大司農及民間日用之錢尚不在此數中錢之多有如此而又用銅以作兵器以造器皿終不患於乏銅蓋其時海洋未通以中國之銅止供中國之用故也東漢而下海邦漸至中國之銅始少 臣 聞長老言

聖祖仁皇帝初未開洋禁民間銅器頗多盜銷私鑄間亦有之然未以乏銅爲慮自洋禁開而銅始患少矣 臣 頃在四川有語 臣 者云四川雲南之銅每百斤輙有銀數兩中國之水不能出銅中之銀惟外洋能出之姦民每將紅銅賣與洋船俟銀既淨然後復入

中國謂之條銅推之他省所出亦當如是是今日洋
中之銅名產於洋而往自中國者實十居七八銅之
所以日少銅質之所以日低職此之由臣請
敕下沿海督撫嚴諭諸州縣洋船入境敢以紅銅私
與洋船買賣者照硝磺私鹽之律從重治罪則紅銅
不得下洋鼓鑄自無少銅之患
臣查舊例
朝廷每有
恩詔凡斬絞人犯罪非常赦不原者槩行寬免其軍
流人犯未至配所亦邀

恩釋放惟已在配所自順治八年八月
恩詔後未有赦宥之條臣近經數省見軍流人犯或
隻身遠徙骨肉久離或妻子同行老年鰥獨煢煢異
地實可哀矜臣竊思軍流之與斬絞其罪輕重懸殊
重者邀
恩悉赦輕者乃有赦與不赦之別軍流中情罪亦各
不同有强盜免死發遣者有命案人犯減等發配者
有緣雜犯比例遣謫者若命盜二案之正犯中途遇
赦得回原籍而比例之雜犯反長繫他鄉於情更覺
可憫臣請

敕下直省督撫詳查所屬之軍流人犯其有若干除
在配所已經入籍不願還鄉聽其自便外其餘酌其
罪之輕重詳其年之遠近具奏請
旨加以殊恩量從赦宥
臣見外官自州縣而下有雲貴川廣之人仕於直隸
山西亦或江浙福廣之人仕於川陝其路途相去遠
或萬餘里近亦在五六千里外舟車之費跋涉之艱
所不待言而且莅任之初語言未曉風土未諳又或
憑限稽遲曠官不免更有父母在堂子身遠宦晨昏
既曠音信罕通甚之佐雜微員離鄉太遠頂名替職

諸弊叢生臣伏見唐時掌選官各就注其地之宜爲令佐者宋時知縣銓選雖甚遠無過三十驛三十驛者九百里也今請畧仿其意外官自府及直隸州以上除授不計遠近屬府之州縣離家遠者不得過二千里佐雜等官照教諭訓導例就在本省銓補定以八百里或五百里之限則地便其人人便其地吏治民生均爲有益

以上數條皆臣見聞所及是否可採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經義摺子

書經益稷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蔡沈曰天命無常理亂安危相爲倚伏今雖治定功成禮備樂和然頃刻謹畏之不存則怠荒之所自起毫髮幾微之不察則禍患之所自生不可不戒也舜作歌而責難於臣皐陶賡歌而責難於君

君臣之相責難者如此有虞之治茲所以為不可及也與

臣案有虞氏之世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可謂盛矣宜其恭己無為坐饗昇平之治而作歌之日猶君臣責難祇畏天命有如此葢君者天之宗子大臣者宗子之家相也明王奉若天道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故其位為天位職為天職功為天功敘與秩禮命德討罪無一不本於天周頌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大雅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

驅自昔聖君賢相當太平極盛之會尢莫不天命
爲兢兢在易豐之彖曰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朱子謂豐大也以明而動故能成盛大之勢然至
於過盛則又有憂道焉聖人以徒憂無益故謹之
於未然也周官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繫辭
傳曰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
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夫制治保邦之道存乎
事行事之要本乎心心之敬肆則又在責難之言
君有以儆惕乎臣臣有以啟沃乎君也前代有爲
之主始以德義爲心惟恐人之不言每曲導之使

言繼則聞人之言悅之而已不必其盡從也久則恐人之言言之而不必受受之而亦有難色又其甚者或引之於當道輒自以爲己知或格其心之非輒自以爲無失自以爲已知自以爲無失是自以爲賢矣自以爲賢其下因莫不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以唐太宗之英明於魏徵尚有不平之語而欲其臣之無隱袞職之無闕豈易得哉今觀於舜惟幾惟康惟動丕應徯志豈尚有時幾之未敕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豈尚有未興之事未愼之憲三載考績三考

黜陟幽明豈尚有未省之成僉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豈尚有叢脞之患惰與隳之憂而舜以之責難於臣臯陶以之責難於君舜於臯陶之責難從而拜之卽從而俞之蓋聖人之於臣惟願其弼直不願其面從於進言者惟論其理之是非不計其辭之工拙鑒其心之誠摯不復問其事之有無臯陶平日之告舜曰無教逸欲有邦益曰儆戒無虞無怠無荒夫舜豈教逸欲而好怠荒者哉而諸臣言之而不以爲迂帝舜受之而不以爲非古大臣之愛其君與君之自愛其愼微防患保泰持

盈之至意不得不如此也有虞氏之治所以弗可

及而君道臣道爲千古人倫之至者在是也

乾隆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加四級紀錄二次臣楊椿恭錄進

呈面奉

諭旨敕天之命惟時惟幾乃二典三謨之關鍵史臣

紀堯曰欽明文思舜曰溫恭允塞堯舜之敕天命也

君道也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二十二人之

敕天命也臣道也君臣交敕純乎義理無一毫私欲

以間之人心之危者於是乎安道心之微者於是乎

著而惟精惟一在是允執厥中亦在是知人安民時
雍協中之治俱莫不在是矣舜先言股肱者欲臣之
敕天命以承君而君之當敕可知皋陶先言元首者
欲君之敕天命以帥臣而臣之當敕益可知舜與皋
陶沓儆一堂非有未熙之績未釐之工也其時從欲
以治四方風動而君臣敕命之心不遑自逸故寓儆
戒畏懼於歌詠之中史臣繫之二典三謨之末以著
唐虞之盛所以致時雍風動之休者無非本乎敕天
之敬也若云君臣責難此不足以盡聖君賢相之量
當時舜與皋陶並此敕命之心實出於無心而不自

見其爲救命又況有責難之意哉

孟鄰堂文鈔卷之一

孟鄰堂文鈔卷之二

武進楊　椿農先氏著　　曾孫魯生校字

上一統志館總裁書

承閣下問館中舊時志稿徐本太繁韓本太簡何者爲優建置沿革山川形勢關隘古蹟名宦人物土產宜如何志近時地理之書孰勝無錫顧祖禹方輿紀要何如令椿一一陳之椿譾陋淺薄閣下忘其不及從而優異之且感且愧敢不竭其愚以佐閣下萬一椿聞昔之言地理者讀書少則考核必疏讀書多則附會尤甚郡縣迭更地名改易鄉都分裂陵谷變遷

以本朝之人志本朝之地尙多乖舛況其在數百年數千年以前者乎方輿紀要視他書該博於明代事尤悉然亦不能無誤頃取其志直隸者觀之正統十四年冬也先入寇實錄言西直門者三言彰義門者亦三景泰元年敕廣以彰義西直並言葢西直門者京城西之北門彰義門者金時故門在京城外土城西南嘉靖三十二年秋築南面重城包彰義門於廣寧門內故俗名廣寧門爲彰義門以此紀要云西直門舊名彰義門是合京城內外兩門爲一門矣又云石亨敗也先於此實錄敗瓦剌別將於彰義門者高

禮毛福壽與瓦剌別將戰於西直門者孫鏜亨則僅敗也先於德勝門分兵援孫鏜於西直門又自率許貴等逐瓦剌兵於金山金山在西直門外距西山十里而近安得言亨自敗也先於彰義西直兩門也又云清風店在定州北五十里也先薄都城遁去石亨躡敗之於此實錄正統十四年十月辛亥也先入紫荆關戊午至德勝門壬戌宵遁癸亥出居庸關楊俊率官兵八百追擊之奪其所掠人畜而還則追也先者楊俊非石亨擊之之地居庸關非清風店也亨於八月丙寅爲右都督掌後軍都督府管大營操練王

申充總兵官十月戊午同于肅愍整理軍務明年二月丙戌出巡大同中間並未離京一日安得躡敗也先於淸風店乎又云鄭曉云永樂初以大寧地盡畀兀良哈實錄景泰五年六月辛丑泰寧等三衛請附塞居住且乞大寧廢城于肅愍持不可陳懋等請令於去塞二百里外牧放詔從之是景泰前大寧雖廢三衛尙未居近塞况塞內地乎若如云云三衛何必請於景帝景帝又何從下去塞二百里外牧放詔乎其他此類不可勝數椿往在明史館見徐公所撰地理志建置沿革亦繁請於總裁朱公曰志爲明史之

志宜紀明一代之事宋元前可不必失公採以爲然今一統志雖與史志不同然奉 敕爲 本朝作則前代事見於古書者仿元和郡縣圖志僅書其大槩關於 本朝者內則稽之實錄起居注方略會典部院八旗檔案外考之史冊及府州縣所咨送下逮名人文集傳記詳而不冗簡而不漏爲宜山川志其現在古名不可考者不必過爲探索川流原委如渭於華陰縣東入河洛於汜水縣滿家溝入河既敘之於渭洛復宜敘之於大河諸水入渭洛者亦然一府一州一縣之水雖非渭洛可比然於府州縣中號爲巨

流者仿此小水不宜疊見則以所入之水彙於受納之水之下大水支流宜詳某處分某處合某處自入於海或自入於大河某處仍與經流同入於海或同入於大河遷徙不常者歷敘其遷徙之地山之大者連跨數府州縣各紀其方之東西南北一山而隨地異名或數縣同一山名而實非一山者當分晰書之形方地勢今古或殊關隘阸塞止紀大者前代戰攻屯守毋容述之過多佐貳分防及巡檢所轄皆今之要地寧詳毋畧古蹟類多附會惟實有其地者量錄故城爲現設之縣舊治所在廢縣則舊設之縣今已

廢者皆不可不載園亭樓館臺榭陂池昔人遊玩之所紀之不勝其紀删之無或可删且基址難考似悉削之爲是土產則民生日用之不可少者宜書珍奇怪異可喜可愕乍有乍無之物書之則他日將何以給名宦著其政績尤異者素行中平且不能無議然實有功於民者亦書平日雖有名然於所治無益者不必人物書其全行或節其一端必皆實實可紀然毋求之太備蓋孔子之論成人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論士曰抑亦可以爲次矣況今名宦人物乎其前代正史所無僅見明一統志者尤不可去抑椿更有

請焉志之戶口職方氏之五男二女田賦禹貢之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也明天順間纂修一統志史官聚訟爲名人所譏今聞有以徐本戶口田賦爲多事韓本删之爲是者是禹貢職方不若天順一統志之爲當矣芻蕘之見未能一得伏惟鑒察椿再拜

再上一統志館總裁書

昨者上書記室閤下不以爲非遽採納之復以李猷吉石將軍戰場歌鄭堂甫石亭傳下詢此誠閤下虛懷納善咨諏咨度之盛心用敢再罄所知以對也先之遁未經定州石亭敗敵未嘗躡擊椿前書已悉之

矣獻吉詩所以作者實錄十四年十二月戊申署都督僉事石彪剿殺瓦剌餘寇於定州某村某村在今清風店北獻吉詩云清風店南逢父老告我已巳年間事店北猶存古戰場蓋指此石將軍卽彪也又云父子英雄古來少因彪而及亨耳正統已巳至獻吉過時已六十年父老喜談往事震石氏父子威名未免過於誇詡獻吉與會所至作爲詩歌寍甫增飾之爲傳二百年來李詩鄭史流播人間無不侈爲美談而不知剿殺者餘寇非也先殺之者石彪非石亨也十月乙卯也先未薄都城亨已與于肅愍公同守德

勝門其餘八門俱各有守守安定門者陶瑾敵未一至安得如鄭傳云亨統兵出安定門遇敵即戰也九月丙戌彪奉詔守雁門關十月庚申命至涿州殺賊十二月己卯又命於眞定保定捜賊十二月丙寅始召還京未召之前彪未在京一日又安得如鄭傳云彪從亨戰城西亨令彪誘敵南至彰義門敗之日夜追敵三日至淸風店北也彪之事見是年實錄者九月戊子以雁門殺賊功陞指揮同知十一月癸巳以眞定保定捜賊功陞署都指揮僉事而某村殺賊則止與餘丁劉成等四人各賞銀五兩而已獻吉借題

作詩不計事之有無大小葢詩人常態室甫作一代史不詳加考覈言之無徵視李詩爲甚及其著今言則又云石亨欲盡閉九門以待勤王之師于肅愍力爭同亨出營德勝門外與敵對壘敵被砲擊死者近萬人大沮退亨奮欲躡擊肅愍力爭縱令北去則非敵至亨始出安定門亦非日夜追敵大戰淸風店北爲敵所餌敵始遁去者矣室甫言自相矛盾如此閣下以其襲謁承謁志之云淸風店北某村石彪剿殺瓦剌餘寇於此李夢陽爲作石將軍戰場歌以曉後之未解者否則其戰甚小不志之亦可惟閣下裁之

椿頓首再白

上明史館總裁書

閣下平日言語嘔嘔未嘗以聲色加人人有謁者輒如其意以去以故頌閣下者十八而九椿性鈍拙未嘗敢借館事造貴人之門亦未敢甘言相媚閣下素所知也前月提調吳君奉閣下諭傳椿等至閣閣下盛氣南面立常熟蔣公提調吳君左右侍椿等北面立閣下嗷咷跳躍言若不能了了大約以纂書不勤在館論議爲椿等罪其意似又專罪椿者椿時欲陳一二因閣下怒未敢今既數月矣閣下怒自少解敬

爲閣下陳之椿才識淺劣癸卯秋蒙
恩監厠明史館纂修其時同進館者二十三人人各
分書數卷未幾他任四出留館者數人而已丁未仲
冬閣下與朱公論椿與汪君協力成之椿辭不允歸
而悚怵者數日既思明史已有成稿開館五年尚未
一卷進呈因三至汪君寓商之又館中言者四五汪
君皆不答又往請副總裁吳公例目吳公亦不應第
哂之而已後聞吳公語人閣下專委汪君汪君事繁
約子瑞吳君肩之前日所云假借楊某之辭耳烏得
爲據椿遂不敢復言戊申正月吳君至館與汪君同

任其事因提調吳君言以永樂至正德九朝列傳屬

椿立草嘉隆萬三朝屬襲參胡君十二朝本紀及后

妃諸王洪建天崇列傳皆二君自爲分既定椿回寓

類輯既無友朋來往又不媚米鹽瑣計辨色而起子

夜而息專心致志惟史事爲務提調吳君屢出椿不

意入椿之室未有一日不見椿不在書案亦未有一

日椿在書案不繙閱明史者也七月中汪吳本紀未

進椿之九朝列傳五十卷已淸謄校畢會吳公罷副

總裁任汪君聞訃將歸闕下奏請奪情起復冬春汪

君未至闕下又無暇親閱提調吳君暫擬未送而椿

書交館則已逾十月矣胡君所分艱歸未就椿畧爲討論因非已受分懼其攙越且前書未發不知鈞意云何故未敢輕繳而椿則未嘗一日有不勤也至在館議論椿誠有之然此乃汪君未歸時事非近日事也請爲閣下言其故明代國史未修所存者祇有實錄洪永兩朝語多忌諱其事畧而不詳洪宣而後史官好惡常頗不得不採之於稗史稗史中傳信紀實者固有剿聞剽見私騁胸臆覽之若瑰奇可喜考之茫無根據者亦不少若遽以爲憑則是非必將顚倒眞僞必致混淆椿嘗伏讀

聖祖仁皇帝諭旨作史之道務在秉公持平不應膠執私見為一偏之論又云編纂雖史官事然當朕之時有一失當則咎將歸朕又云明史不可不成公論不可不採是非不可不明人心不可不服朕不畏當時而畏後世不重文章而重良心大哉王言敢不稟為天戒乎椿之在館不得不相論議者此也其間或以筆或以口二三君從者十二三不從者十七八其後不復見示椿亦無由置喙矣昌黎韓子云與人商論不能下氣或似有之東坡蘇氏云妄論是非攙說利害此正是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己關

下今但當問所論之是非不當問論與不論槩禁之
使不言也閣下受
命總裁於茲八年謂宜恪遵
聖訓成一代信史前不誣已往之明且後不致將來
之糾繆閣下報
國恩而樹令名者庶其在此若偏徇私言杜絕衆論
此魬生下士所爲非所望於賢宰相也至乃索垢尋
瑕舞文弄筆好新喜異羅織陳人於舊本恕辭者剷
之舊本深文者甚之更或架空揑影自作聰明曰此
想當然也此必須有也定賢愚於俄頃任好惡於一

心恐非閣下所宜出亦恐非閣下所樂聞冒瀆尊威
罪責靡似椿惶恐再拜

上明鑑綱目館總裁書

椿蒙
恩召復備員史館自惟年齒日增學殖荒落大懼不
勝分纂之任閣下乃以協修見委辭之不克悚怵愈
深竊有所懷不敢不爲閣下告者閣下云明史已成
是非已定館中雖有實錄及名人撰述無庸再爲考
覈但當據本紀爲綱志傳爲目掇拾成之足矣椿且
駭且疑康熙十八年監修明史崑山徐公總裁明史

崑山葉公丹徒張公以纂修官朱君竹坨等議用司馬溫公修資治通鑑法就館中羣書先立草卷於時潘君稼堂承修食貨自洪武朝至萬歷朝其抄六十餘本密行細字每本多則四十餘紙少則二十餘紙同事諸君大率類此先人在館十有餘年椿獲見分宜江陵宜興事各五百餘頁魏忠賢事千有餘頁每一志傳成總裁必命註某事出某朝實錄第幾年某事見某人傳記第幾卷雖繁不以爲嫌尚書華亭王公因之明史遂成第所擇尚或未精毀譽尚或未當

雍正元年秋

特命重修舊時草卷不可復得館中所有惟累朝實錄及名人傳記而傳記亦十不存一二名爲重修閣下所委者僅於紀傳後綴以贊辭及以意更其目次或點竄字句未能將現存之書與王公史稿細加討論且或改譌王稿者有之今奉

旨修明鑑綱目鑑之體與史不類縱不能如往時重立草卷亦宜將現存之書參訂明史何事爲眞何事爲僞闕者補之譌者正之若竟如閣下所云是一刪節補綴之明史何以謂鑑何以謂綱目乎椿竊料閣下意得毋慮補闕正譌之後鑑與史或將有異同乎

宋嘉祐五年唐書成於歐陽宋二公後七年治平四
年司馬公修資治通鑑歐陽公尚在也今試取二書
觀之有迥異者有大同小異者亦有大異小同者未
聞二公以此相嫌亦未聞後人以此優劣二公也且
閣下慮鑑之不合於史而亦知史之自相異同者乎
請畧舉一二爲閣下言之明太祖實錄御史中丞涂
節告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陳寧謀反帝賜惟庸
寧自盡而不直書謀反亦不書伏誅以惟庸寧謀反
未眞也明史本紀則云左丞相胡惟庸謀反及其黨
御史大夫陳寧伏誅及爲惟庸寧傳僅列之於姦臣

夫姦臣與叛逆不同傳之所書如此本紀所書又如彼則書惟肅寧事者從紀乎從傳乎景帝實錄景泰四年六月泰寧等三衛乞居大寧廢城不許令去塞二百里外牧放明史地理志因之成祖本紀則云永樂元年三月以大寧地界兀良哈三衛傳成祖既定天下從寧王南昌北平行都司於保定盡割大寧地畀三衛則書大寧事者從志乎從紀傳乎宣宗實錄宣德二年十月交阯黎利僞爲陳暠表請封十一月遣侍郎李琦撫諭交阯命頭目耆老具陳氏見有子孫之實以聞然後遣使冊封三年琦還利奏暠已病

卒帝復敕利徧訪陳氏子孫利復三遣使堅言陳氏子孫已絕六年六月始命利權署安南國事並未立陳暠爲安南國王也明史安南傳因之宣宗本紀則云宣德二年十一月遣李琦立陳暠爲安南國王則書安南事者從紀乎從傳乎其他紀表志傳互相矛盾事之譌舛字之差脫不可枚舉承閣下命將何折中爲可伏惟明示椿悉懼再拜

再上明鑑綱目館總裁書

昨者上書記室未蒙鈞示閣下語人云明史數修既詳且愼今爲明鑑何得尙有紛更聞之曷勝悚懼敢

以明史異同之故陳之左右可乎明史之初修也在
順治二年時大學士馮銓為總裁仿通鑑體僅成數
帙而天啟四年實錄遂為竊去後下
詔求之終不可得康熙四年史館復開以
國書譯明實錄未數十卷會修
世祖章皇帝實錄遂罷十八年從給事中張鵬請
命內閣學士崑山徐公為監修翰林院掌院學士崑
山葉文敏公右庶子丹徒張文貞公為總裁廣徵博
學鴻儒睢州湯文正公等五十人入翰林與右庶子
盧君琦等十六人為纂修於是湯文正公為太祖本

紀徐公嘉炎爲惠帝本紀朱君彝尊爲成祖本紀徐公乾學爲地理志潘君耒爲食貨志尤君侗爲藝文志汪君琬爲后妃諸王開國功臣傳毛君奇齡爲流賊土司外國傳其餘各有所分監修徐公發凡起例歷十二年而史稿粗就凡四百一十六卷先是以明實錄疏漏脫畧不得已采之稗史而稗史惟王元美史料爲勝然時止於正嘉事未盡稽乎實錄而鄭窐甫吾學編舛謬已不可盡信其他雜紀小說郡書家狀譌謬尤多萬歷後典章制度裒輯無聞朝堂水火疆場兵戎識之者又人各爲說以故其書缺而不全

渙而不一稿雖就而未敢以進也二十九年夏監修徐公歸以舊大學士仍領史局未幾薨三十三年召左都御史華亭王公於家與尙書澤州陳文貞公爲總裁而張文貞公與原任大學士孝感熊文端公爲監修張公以嘗爲總裁任修志書陳公任修本紀王公任修列傳王公延鄞縣萬君斯同吾邑錢君名世於家以史事委之萬君熟明朝典故其家有餘姚黃忠端公時畧忠端之子梨洲續時畧時畧者嘉隆時事及諸臣奏疏續時畧者萬泰天崇時事奏疏也萬君以二書爲主先修嘉靖後傳而正之以實錄參之

以傳記椿時年二十餘嘗屢至其館中見萬君作一
傳集書盈尺者四五或八九不止與錢君商榷孰爲
是孰爲非孰宜從孰不宜從孰可取一二孰槩不足
取商旣定錢君以文筆出之故其辭達其事明有遠
出唐宋二史上者而熊廷弼袁崇煥李自成張獻忠
諸傳尤善宏正前徐稿考校旣疎乖錯尤甚萬君無
書足信惟憑實錄及稗史之可從者辨其人之忠佞
定其時之後先未及畢而錢君入直南書房萬君卒
王公以戶部尙書解任歸矣四十一年冬熊公來商
於諸公猶以徐稿進呈

上覽之不悅命交內閣細看始萬君在時於徐公傳
稿合者分之分者合之無者增之有者去之錢君俱
詳註其故於目下王公歸重加編次其分合有無視
萬錢稿頗異五十三年春進呈五十四年春復召時
兩文貞已去世紀志表俱未有王公乃取徐公舊志
河渠食貨藝文地理刪改之其他俱仍其舊表則去
功臣戚臣宦幸而改大臣上爲宰輔大臣中下爲七
卿惟諸王表與之同六十一年冬王公閒居在京刪
改徐公本紀不浹旬而十六朝本紀悉具雍正元年
六月進呈其三百零十卷即此史館所貯王公奉

敕編撰本是也蓋其書紀表不如志志不如傳宏正前之傳不如嘉靖以後此其大較也最可議者王公重編時館客某刻薄無知於有明黨案及公卿被劾者不考其人之始終不問其事之眞僞深文巧詆羅織爲工而名臣事蹟則妄加刪抹往往有并其姓名不著者蓋是非毀譽尙不足憑不特紀志表傳自爲異同已也雍正元年秋奉
旨重修未遑是正楮前書已言之矣今欲爲明鑑宜先論明史之是非校明史之同異然後可取材於明史若云明史已成何得尙有紛更則以譌傳譌事之

有無眞僞何由而明人之忠佞賢愚何由而定豈不重有愧哉椿學識𢍰陋於史事何能爲役聞之同館者云某奚知閤下憐其貧畀之館職俾得所欲而已烏敢言史又有云閤下盛指不可違將惟命是從無攖閤下怒可也又有云史事重大某固知毀瓦畫墁第不稍涉筆奈素餐何若是者皆椿所恥也故再請之閤下閤下以爲然椿奉
召而來敢不竭椿之才少報
國恩於萬一即不以爲然椿亦當自奮盡其職所當爲與力所能爲不敢冒居館下竊修史之名食奉養

利紙筆爲私書如昔賢所譏也伏惟閣下垂察椿惶
恐再拜

與實錄館提調書

昨在館足下以
國初錢塘江潮不至在何年月日爲問知足下留心
史事欲徵
本朝故實冀一得於芻蕘也僕往見康熙間明史舊
稿魯王以海傳順治三年六月丙子朔夏旱有浴於
江者大兵以馬試之水不及腹遂令數十騎爲前驅
張國維傳三年六月丙子朔江潮連不至大兵騎馬

徑渡僕又見康熙間各府州縣所上志書寫本仁和縣志順治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大兵從七條沙暗渡江狹水淺二十九日五鼓卒至西興錢塘縣志順治丙戌夏大軍營於江岸有荷鹽過江者哨兵執訊之知水淺可涉因令騎兵隨其後五日而浙東大定紹興府志順治丙戌五月二十七日夜明方國安拔營入紹興二十八日諸營悉潰六月初一日貝勒率滿漢馬步兵十餘萬渡江蓋錢塘之險全在潮汐潮汐不上江流失險荷鹽及浴於江者徒步往來大兵適見之遂命以爲前導五月二十八至三十日皆大兵

渡江之期六月初一日大兵入紹興之日也史稿志書稿紀之互有詳畧耳僕又記幼時見順治三年邸報六月二十二日征南大將軍貝勒博洛奏五月二十日大軍抵杭州敵兵營於錢塘江東岸綿亘二百里艤舟江上以待令固山額真土賴等馬渡上流分兵往擊遂定江東所謂上流卽仁和縣志之七條沙上流可以馬渡卽明史稿夏旱潮不至大兵以馬試之水不及腹是也貝勒奏特未詳渡江月日并未言馬可渡江之故耳今以仁和錢塘二縣志紹興府志參之江潮不至蓋非一日其在順治三年五六月間

無疑足下又云或言順治二年六月我軍至杭州潞王未下明兵悉渡錢塘江逃竄我軍追至江邊留屯數日江潮不至潞王驚爲神助開門出降夫潞王未降我兵勢不能越杭城而屯江渚且近捨在城之潞王而遠追已渡之逃兵

國初諸大將斷不出此以僕所見順治二年閏六月邸報我兵至杭敵分兩路迎戰我兵大敗之是夜敵兵悉渡錢塘江逃竄潞王勢迫遂率衆開門納款未言潞王不降亦未言大軍追明逃兵江邊駐營也若如或言明兵逃竄未降數日間潞王又誰與守此孤

城耶其不足徵信明甚閭閻傳記安嘗浙江沙淤潮
汐不至者三日軍馬宴然人以爲天助此元至元十
三年二月事非
本朝事也
本朝之事則順治三年邸報貝勒捷奏是已今欲詳
記其實宜以邸報爲主於艤舟江上以待之下令固
山額眞土賴等之上增六月初一日江潮連不至博
洛十二字則文甚簡而事已明若從或人之言書爲
實事則方策藏於內府捷奏布於民閒異日必有引
之以徵所書之失者僕年老善忘承足下問謹攄記

憶以對惟足下裁擇椿再拜謹白

錢塘天塹非若溪澗之可涉行乃瀕復無潮又有人爲之前驅大兵遂以馬渡此與輟耕錄所記元世祖軍次黃河苦無舟楫有人導於水淺處行大軍無一不濟之事相類蓋眞人受命自有休徵不必同亦不必不同正未可泥往事以附會其說者也椿又白

與明史館纂修吳子瑞書

蒙示明初后妃諸王傳點竄增損甚善知足下用心專而致力勤也第仍前謬誤尚宜討論目今所改有宜復舊者僕方欲再覲之館吏來索云足下待錄甚

急因先附箋以聞誠孝張皇后傳正統七年十月后大漸召士奇榮溥士奇言建庶人雖亡當修實錄按正統五年二月楊榮請歸省墓七月還朝卒於杭州道中張后崩榮之卒已三年矣何得與士奇溥並召也建庶人者建文帝少子文奎天順實錄元年十月釋建文君子孫安置鳳陽敕曰建庶人等自幼爲前人所累前人卽建文帝明代君臣未有稱爲建庶人者卽成祖詔敕亦稱建文君未有庶人之號也恭讓胡皇后傳后善病帝令后上表辭位退居長安宮賜號靜慈仙師大臣張輔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等

不能爭按胡后之疾託辭耳贊其廢者楊榮順之者蹇義其始再三沮後以以疾辭位之說進者楊士奇也張輔夏原吉則始終不言而已今傳不詳其事亦不差別其人則胡后之廢後世何由而明靜慈仙師胡后初崩之謚見正統八年十二月天順七年閏七月實錄而天順七年之敕尤明今以爲生前賜號非矣晉恭王傳太子巡歷燕代及晉與棡昆弟飲甚歡浹旬太子行棡送至河南太子令棡入朝歸藩更以恭慎聞待長史桂彥良等有禮按實錄洪武二十四年八月太子巡撫陜西十二月自陜西還未巡燕晉

彥良以洪武十一年授晉王右傅十三年改左長史十八年以疾歸二十年十二月卒於家安得二十五年尚在恭王待之有禮也代簡王傳建文時以罪廢爲庶人成祖卽位復爵永樂元年正月還舊封按建文元年燕王移檄天下三年上書於帝歷數帝失皆言罪代王而不言廢爲庶人實錄敘建文時事亦止言代王得罪四年六月已巳燕王卽位七月壬辰遣書召代王亦不言復爵十月辛酉都督陳質以守大同刼制代王伏誅永樂元年二月賜桂書曰吾弟縱恣暴戾獨不記建文時拘囚困苦之辱耶盖桂在建

文中與燕王通謀爲陳質所制不得自由或有之其廢則未也若廢之燕王書檄決不爲帝諱矣吾學編憲章錄諸書見成祖書有拘囚困苦之說因云代王幽於大同夫代王果廢自應如周齊二王置之京師何僅幽於大同耶其爲謬妄明矣寧獻王傳權入燕軍時時爲燕王草檄燕王即位乞改南土請蘇州杭州皆不許令自擇建寧重慶荆州東昌權遂出飛旗令有司治馳道帝大怒權不自安悉屏從兵與老中官數人偕往南昌稱疾卧城樓乞封南昌帝不得已詔即布政司爲王邸瓴甋規制皆無所更按實錄建

文元年十月燕王拔大寧之衆及寧王權回北平四年六月燕王至京遣人迎權建文帝故閹胡伯顏邀之兗州不得達七月庚戌復遣使詔權偕秋凉與官眷同行則權固未嘗在燕王軍中也八月戊午權遣人請封杭州帝以畿內不許曰往嘗許弟自擇封國吾未嘗忘則權在成祖未即位前已乞改封且非止乞南土亦未請封蘇州也帝令權自擇建寧重慶荆州東昌即在此詔中自是五十五日十月壬子權至京師越五日丙辰與谷王橞同宴於華蓋殿翼日丁巳命所在有司營權妃張氏葬事又五日辛酉詔改

江西布政司為寧王府是權之改封乃在京時事益權奉七月庚戌之詔秋涼與妃同行妃道卒權方經理喪事何暇出飛旗治馳道又何暇往南昌自是至明年正月權在京師二月己未之國帝親製詩送之更安有預往南昌之事成祖即位已嚴馭諸王岷王梗在國嗜酒多言出入不謹帝屢賜書戒之寧王若擅治馳道擅往南昌擅臥城樓要封帝豈不誚讓而反不得已從其請以封之乎當時諸王中谷王橞功最高賞賜亦最厚其改封長沙請營宮殿不許令擇衛府廨舍修理居之亦見於實錄是永樂初改封諸

王祇甌規制皆無所更不獨一寧王矣岷莊王傳建文初廢爲庶人流漳州永樂初復王按梗降爲庶人流漳州燕王書檄中屢以爲言未卽位前實錄亦書之及考洪武三十五年七月癸卯遣都督袁宇鎭雲南賜梗書曰今遣宇赴雲南整肅兵備鎭撫一方凡事可與計議而行而不言梗自漳反滇亦不言復爵是梗未流并未廢且仍王雲南可知蓋建文中廢爲庶人者惟周齊二王湘王栢自焚謚爲戾而不革其王爵永樂元年正月辛卯以周齊代岷四王同復舊封詔告中外者蓋以愚天下甚建文帝之惡非實事

也谷王穗傳穗守金川門燕師渡江穗登城望見成祖麾葢開門迎成祖按穗之開門以出使燕軍燕王誘之使開耳不然燕王頓軍龍潭五日不進及穗癸亥出使甲子日何以遂下令乙丑入城乎其入城也不至東南朝陽通濟諸門而獨北至江濱之金川非穗出使時成約而何今傳不言出使而但言登城云云是以成祖之兵爲湯武之師穗之開門爲徯后元黃之士女矣豈不失其實乎漢王高煦傳成祖命高煦同仁宗謁孝陵仁宗恆失足高煦從後言曰前人蹉跌後人知警按水東日記成祖嘗天壽山命太子

太孫漢趙二王往視過沙河卻輦步行太子恆失足漢王顧趙王曰前人失腳後人把滑太孫應聲曰更有後人把滑哩蓋諺語也歷代史此等語頗多今以天壽山爲孝陵已誤更改失腳爲蹉跌把滑爲知警欲求文而反不成語矣襄憲王傳英宗北狩諸王中瞻墡最長且賢衆望頗屬太后命取襄國金符入宮不果召撥瞻墡者誠孝張皇后少子宣德末張后以英宗幼欲召立之楊士奇楊榮沮而止詳見菽園雜記土木之變張后崩已久孝恭孫皇后時爲太后瞻墡之嫂也孫后庶子郕王年已二十有二尚未就封

大臣王直胡濙于謙陳循皆賢之孫后聞土木變三
日命郕王監國又十八日命卽位何嘗捨其子而欲
召立其叔乎此皆僕所云尙宜討論者也漢魏後帝
王以孫紹祖以旁支繼大統者其父雖追尊然仍入
諸王傳中惟元睿宗裕宗另爲一傳足下倣之以傳
懿文太子將以其爲天子父故尊之耶則當爲本紀
列於太祖下建文帝上可也而足下不敢若猶是傳
也則專傳之與諸王同傳何異懿敬常妃懿文太子
元妃建文帝之生母呂妃則建文帝繼母也建文時
追謚常妃爲孝康皇后尊呂妃爲皇太后舊史倣漢

書王夫人丁姬衛姬例俱入后妃傳中今止附書懿文太子之後而虞王兄弟則另爲標目同於諸帝之子是足下體例未協僕所云宜復舊者也抑此諸傳中事有不可不增亦有不可遽刪者懿文太子在時燕王覬覦儲位晉恭王與太子相睦燕王媒蘗恭王凉國公藍玉太孫外親也燕王以讒構誣之此皆太宗實錄中奉旨所書雖其辭隱其旨微而其實有不能全諱者宜參考稗史以酌書之宣德四年寧獻王請赦高煦天順元年襄憲王請毀壽陵皆實錄所載似亦不可不書成祖爲逆高煦實佐其謀建文帝遂

崩於火舊史高煦傳末宣宗往視高煦高煦伸足勾帝仆地帝命積火炭於銅缸覆之火熾銅鎔高煦及諸子皆死蓋當在寧王請赦之後舊史存之以著宣宗酷虐且見天道好還爲後世叛逆者戒耳而足下删之殆非大易餘慶餘殃春秋懼亂臣賊子意也僕才識短淺未能佐足下一二姑述見聞惟足下擇之謹白

重與吳子瑞書

昨在館與足下言唐荆川王思質事會足下有他務未竟所云今爲足下畢陳之世傳思質之死由於荆

川益以荆川會劾思質故也今考之實錄荆川之劾在嘉靖三十七年九月思質僅降俸二級而已明年二月把都兒辛愛等自潘家口深入御史王漸方輅劾思質并逮順天巡撫王輪以下詔謫輪外任草總兵官歐陽安叅將高延齡徐枝提調李廷鎮職俱逮問思質尙停俸自劾未逮問也五月辛巳輅再劾思質遂詔逮下獄而荆川在南討倭已逾七月三十九年冬思質死而荆川先半載卒於泰州舟中不及見其事矣是思質死乃輅所為於荆川何涉薊鎮兩關十區軍九萬一千有奇逃亡者三萬三千有奇見守

邊者五萬七千有奇單額旣曠練習又疎荆川奉命查閱安敢不奏其劾辭云積弊之極勢不得不出於此益深爲思質解也思質孫士騏敗倭錄云九邊練兵總尋常套數順之胸中素具甲兵未免求全薊鎮是荆川劾思質雖思質子孫不能爲思質諱亦不能咎荆川也使思質死果由荆川士騏肯以其祖練兵爲尋常套數反頌荆川爲胸中素具甲兵也哉李于鱗思質傳云御史方軺受草都御史鄢懋卿言思質病悸不任事當罷遂下獄論殺僕幼聞鄞縣萬季野云思質以潘家口之役恐把都兒等入冠無巳時欲

請歸又不敢念帝素遇已厚有劾罷之者帝未必不從以懋卿同年相契力懇之懋卿云上於邊事嚴喜怒叵測不可劾遂止略者思質門人年少喜事思質屬草付之首言思質失策者三繼言可罪者四以順帝之指冀息帝之怒末言宜亟罷爲民別選才望代之夫失策至三可罪至四不請行誅戮而乃言宜亟罷爲民非思質自草而何疏上帝果大怒如懋卿言是帝之殺思質雖略所爲而實思質之自殺之也傳云略受草懋卿豁懋卿爲嚴氏客思質或以草示之怨其不先爲之地後又不力援故遷怒及之耳不知

楙卿此時不敢援亦實不能援又何從爲思質地乎議者又云思質獻古畫於分宜荆川以閉口喝六證其爲僞分宜因切齒思質寘之極典又云荆川死弇州兄弟實遣客刺之夫閉口喝六東坡公𩥡故事無預荆川荆川死在思質前弇州兄弟豈忍揣其父必死而先爲此報復哉小人之好議論詆誣先達類如此足下毋爲所惑幸甚椿頓首

孟鄰堂文鈔卷之二